

# 定海小海鲜

□陈锟

的“传家秘诀”。一般来说，腌渍至黏糊糊的涎液成了流水状，泥螺通体黑亮，使勺子一搅，飘逸阵阵香味之际，你想要的好泥螺的味道都在其内了。而你不能贪多，一次至多买个斤把，然后装入大口瓶，拧紧盖子，食用时舀几调羹出来，放于小盆盞，倒上黄酒稍稍清洗一下，再加少许白糖（加不加糖，按各人的食性）。吃这样的泥螺啥个感觉？——请看，有位叶落归根的老华侨所作的打油诗：

翠壳软玉含白潺，爽滑无须过牙关；  
此螺食后美味尽，齐夸宝涂东海滩。

当然，再好的海鲜也有吃腻的一天。你想换换口味，那就吃鲜泥螺好啦。鲜泥螺一般蚕豆大小，养于淡水，身体便会鼓胀，胀到比原本大上不少。鲜泥螺煮瓠羹，你想尝一尝吗？定海城里几乎家家饭店都备有这道羹汤——自家动手做也不难。还有种流行的吃法，你不会没有尝过——醉泥螺，装在密封的玻璃瓶里，到超市随便买，携带方便，还有保质期，不过呢，那些“醉倒”的泥螺都是养殖得来的，味道跟你记忆中的那小贩圆木桶里的货色相比——你懂的。

## 二

定海的滩涂一般有两种质地：沙，泥。泥质的滩涂，俗称泥涂。

泥涂大多呈半圆形，即岛山两头之地，十分便于筑坝围垦。其实，一片滩涂就是海

洋的一叶肺，潮起潮落，便是肺叶一次吐故纳新的呼吸。

在泥涂尚未被大面积围起，变为棉花田或养殖场之前，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。长年活跃于肥沃烂泥里的小海鲜，真是多得数不胜数。以贝类为例，除了最常见的泥螺外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蛤蜊、蛏子、毛蚶、海瓜子——光说它，乡人叫黄蛤，貌似光边南瓜子，个头也接近，好吃得不得了。

这一说，有没有勾起你鲜美的回忆，诱发你强烈的食欲？

舟山群岛的每一片天然泥涂，或多或少都有野生海瓜子，而相比之下，出自定海金塘大鵬岛泥涂里的为上品——可能跟那儿海水和烂泥里的微生物较为丰富有关——个头无论大小，都外形饱满，壳薄肉厚，令人吃了还想吃。

几乎跟泥螺一样，每年的梅雨季节，是捡拾海瓜子的最佳时期。你提着篮子在泥涂上捡拾海瓜子，技术难度并不大，但眼力要好——须在泥涂上寻找花纹（海瓜子匿迹于泥下，会在上面留下爬过的痕迹），手要灵巧（发现花纹，三个指头插下去，连泥带它撮起来），还要吃得苦（梅季忽而烈日，忽而淋冷雨，在没脚踝的咸泥里不停地跋涉，还得不时地弯腰弓身），耐心要足够（走上几步甚至十几步才能捡到一粒）。是的，海瓜子就是这样从灰茫茫的泥涂里一粒一粒捡拾而来，成为你餐桌上的美食。“粒粒皆辛苦”，并非一种夸张。要知道，即便是一个老手，半天下来也捡拾不到几斤。

跟泥螺不一样，海瓜子无须加工，也不

必挑着担到你家门口“贱卖”。相对而言，海瓜子较为稀缺，身价颇高——湿润鲜活，粘附着产地烂泥，盛于篮筐，出现在菜场或街市上，还不是天天都能见到；不像现今的养殖货，菜场里日日都有，分大中小三种养于水盆，一种一个价；彼时的野生货，大小混杂，不让买主挑拣，城里头基本统一价，正如凭票供应的猪肉，不分哪个部位，一律七角一分钱一斤。也就是说，海瓜子与猪肉，价格相差无几。

你要明白，在那大带鱼只要一角八分钱一斤的年代，生活再困难的人家，每天饭桌上也少不了鱼货，而想吃猪肉，恐怕要等到过大年——弄不好，还是便宜点的猪头肉。所以说，买得起海瓜子的人家，也不是论斤，而是称两——一般来个三四两，炒熟之后，两扇壳展开来，能装满一浅碗——给家里的顶梁柱下酒的同时，舀两调羹让小孩子解解馋，其他成员也撮几粒尝尝鲜。

海瓜子的烧煮方法仅有一种：炒。

炒，很有讲究。讲究在于，炒出来的海瓜子“壮”或“瘦”。壮，肉身显露且大体不走样，俗称“滚壮”，吃起来鲜嫩可口，颇有回味；瘦，肉身干瘪，收缩得几乎不成样子，口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再大再壮的海瓜子也没多少肉，而它的风味恰恰在于肉少——用舌尖舔舐出来的那么一丁点儿肉，在你嘴里似有似无，但你要学会像含橄榄那样细细品味，越品越有味——品出它富含的蛋白质，品出它蕴含的铁、钙等多种营养成分，然后叫你的肠胃好好吸收：调节血脂、预防心脑血管等疾病。

# 围墙上的紫藤

□谷均

周末回了趟老家。车停在村巷口，刚下车，抬头就看见那堵老围墙，爬满了紫藤。

哦，是它啊。

这藤，是前几年从沈家门亲戚家讨来的。紫藤一般四月前后开花，那时恰值谷雨前，正抽芽冒蕾。家塘边的竹林旁，紫藤长得旺，青褐色的藤条弯弯曲曲，像小蛇似的绕着枝干，梢头顶着一串嫩绿的花苞，软乎乎的，像刚睡醒的小毛毛虫，碰一下都怕碰坏了。

我蹲在那儿看了好久。最后挖了一小截根须，用塑料袋小心包好，像揣着一小小的念想，带回岱山，栽在了乡下老丈人家的围墙边。

就那么一截带须根的细藤，后来竟活了。

一年，两年，它一点点往上爬，像个不肯歇脚的人，慢慢爬满了整面老墙。墙根的黄土本是松散的，被它的根紧紧抓着，连泥土都像是有了活气，有了温度。

今年再回来，又开得热热闹闹。

一串串紫花垂下来，从墙头挂到墙脚，像把春天所有的紫都挂在了这儿。细看时，花穗有深有浅，上头的开得早些，成了淡紫，下头的还含着苞，颜色浓得发乌。阳光穿过藤蔓，在墙面上投下晃动的水墨，连墙缝里长出的青苔都染上了紫气。风一吹，花穗轻轻晃动，香气慢慢散开，不浓不烈，清清淡淡的草木香，一吸进去，整个人都松快了。我伸手碰了碰花瓣，薄得像纸，指尖沾了花香。这气味，忽然把我牵回石声老师家的那个午后。

也是暮春，紫藤开得正好。一进院门，就



AI制图

看见墙外那一大片紫色花瀑，顺着藤条往下倾泻，风一吹，花影晃动，满院都是香。石声老师搬来椅子，陪我喝茶说话，他夫人就在一旁摘花。提着竹篮，蹭着脚，在密密的花串里挑开得饱满的，一把把捋下来。

回去洗净沥干，裹上鸡蛋面糊，往热油里一放，“滋啦”一声，香味立刻漫开。炸到金黄酥脆，撒点盐，外脆里嫩，带着花的清甜，吃一口就忘不掉。老师说，有时也不炸，清炒，或是和土鸡蛋一起煎，都是难得的鲜味。那味道，现在想起来，还在舌尖萦绕着……

从老家回来后，我又分了几枝，栽在自

己城里房子的小露台上。

露台也就十多平方米，土是从老家挖来的，风里混着海腥味，阳光也被高楼切得零零碎碎。我当时真有点担心，怕它活不下来。

可它真倔，硬是扎了根。平时也不怎么管它，春天冒芽时浇透一次水，夏天叶子密了，偶尔剪掉几根乱蹿的细枝。秋深了，叶子一片片黄透落尽，光秃秃的藤条在风里晃，看着冷清，可你敲敲枝干，硬邦邦的，知道它里头憋着劲。一年又过去，每到四月，紫藤就准时开花，从不误期。

下班回来，泡杯绿茶，搬个小凳子坐在

藤下。看花串垂在眼前，紫得透亮，风一吹，香气扑在脸上。上班的累，心里的烦，好像都被这花香一点点冲淡，慢慢飘走了。坐着坐着就走神，想起老丈人家的围墙，想起石声老师家的院子，想起那盘炸得金黄的紫藤花，心里又暖又软，有时眼眶不知不觉就湿了。

这花，不挑地方，不拣水土。在乡下围墙的黄土里能活，在城里露台的花盆里也能活。土薄一点，风硬一点，它照样扎根，有个依靠就拼命往上攀。夏天撑开叶子给人遮阴，自己顶着日晒；冬天叶子落尽，把阳光全让出来，安安静静待着，等来年再开。

人要是有了它这股韧劲，大概也会轻松很多吧。

现在人人都忙，都慌，都想找一处安静田园，可哪有那么多现成的田园。其实心就是一块田。你种上花，它就香；你种上念想，它就有盼头；你若不管不顾，荒着懒着，慢慢就长满杂草，长满荆棘。

我在露台上种了紫藤，就是在心里，给自己留了一小块田园。

风又吹过来。围墙边的紫藤晃了晃，几朵小花落在我肩上。我捡起来，凑近闻了闻，还是那股熟悉的清香味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紫藤一年年开。不管走多远，不管多累，只要看见这紫藤花，闻到这香，就知道有个地方能歇脚，有个地方能回去——

平常日子里，一点暖，一点盼，一点稳稳当当的安心。

# 绣球花开

□冯国海

小区里的绣球花，仿佛一夜间尽数盛放。我说的“仿佛”，原是一种错觉，更是平日的疏忽。它们其实早已悄然舒展，只是初开时不甚惹眼，隐在层层绿叶间，像怯生生的少女，敛着眉眼，不肯张扬。直到某个清晨，我推开窗，忽见树下已是人影攒动，笑意盈盈，人们衣着鲜亮，比花枝更添几分明媚，我才猛然惊觉：绣球花开了。

自花开后，树下便再未冷清。一拨人离去，又一拨人赶来，网络的传播力着实惊人，照片与视频在朋友圈里飞速流转，引得更多人慕名前来打卡驻足。小区里种着好几株绣球，最负盛名的，是景观桥两端遥遥相对的两棵，彼此映衬，竞相绽放，成了桂花城里鼎鼎有名的“网红树”。它们的走红，还是前年的事。那时我尚在上班，偶然刷到一段视频，镜头里的景致竟分外熟悉——正是我每日上下

班必经的小桥旁，是我坐在餐桌前，推开北窗、凭栏远眺，透过枝叶缝隙便能隐约望见的那几棵树。

想来是我太过迟钝，总对身边景致视而不见，竟不知最美的风景，最动人的日常，一直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就像今年，绣球悄然绽放，我先看见的，却是慕名而来的赏花人。

这情景，倒让我想起那句旧词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我们总习惯望向远方，固执地以为诗意在别处，风景在他乡，却常常忽略了日日途经、朝夕相伴的美好。那些绣球花，年复一年地开，又年复一年地落，从不会因我的留意而多绽一瓣，也不会因我的疏忽而少开一朵。它们只是静静生长，静静盛放，又静静凋零，如一位温和宽厚的长者，包容着世间所有的行色匆匆。

绣球花开得清雅脱俗，素白洁净，高贵却不张扬，质朴却自带风骨，似能涤荡人间所有纷扰尘埃。细看那一簇簇饱满的花球，由无数细碎小花簇拥而成，圆润丰盈，层次错落。它不似桂花那般浓香袭人，却自有一番视觉上的芬芳，清丽养眼，让人心生欢喜，流连忘返。人们立在花下，举着手机、相机，笑容比繁花更灿烂。他们记录的，究竟是花，还是花下笑意盈盈的自己？将美好瞬间定格于镜头，以盛放花树为景，留住此刻最好的模样，再分享给更多人，这又有何不妥呢？花儿若知自己能带来这般欢喜，想必也愿意开得更久一些。

可我见过前两年的花事，深知用不了多久，绣球花便会渐渐凋零。花瓣飘落在桥边、树下，铺就一地温柔景致。而后，花球会从边缘慢慢发暗、枯萎、蜷缩，如同历经岁月的容颜，让人看着心生怜惜。这短暂又凄美的过

程，像极了人的一生，从青葱年少到盛年风华，再到暮年沉静，璀璨时如晨露晶莹，落寞时如夕阳沉落。

但只要树仍在，根仍深扎，来年此时，繁花定会如期归来。想到这里，心中便多了几分暖意。人的年华一去不复返，可心中那棵“花树”呢？只要心怀热忱，保持对美的向往与热爱，心底的绣球花，便永远不会凋零。

绣球花开，恰如人生。有满树璀璨，也有独自寂寞；有人慕名而来，也有人悄然离去；有繁花似锦的热烈，也有花落无声的沉静。正是这开与落、来与去、盛与衰，才成就了一朵花完整生命，也拼凑出一个人真实的人生。

我站在桥头，看花，看水，看水中花影摇曳。一阵风过，几片花瓣轻轻飘落，悠悠缓缓，不慌不忙。它们似乎从未感伤，因为落下，亦是另一种圆满。